

世界
名著百部

043

O l i v e r T w i s t

雾 都 孤 儿



[英]狄更斯 /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O l i v e r T w i s t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 著

刘小明 /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 ▶ ▶ ▶ ▶ ▶ ▶

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作者:[英]狄更斯

译者:刘小明

出版者: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11.25 印张 40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25-0549-1/I.216

定 价:13.00 元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雾都孤儿》的作者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当时,英国称霸世界,繁荣一时;然而英国社会仍然是“百姓多贫困”,工人和城市贫民受尽剥削和压榨,生活十分贫困。伦敦就如一面镜子,反映着这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弊病。《雾都孤儿》自1837年2月开始在《本特里杂志》上连载,并于1838年10月出版了单行本。小说的主人公奥立弗·特威斯特是出生在孤儿院中的孤儿,他在孤儿院的寄养所里被“养育”了九年,然后被送到一个承办丧事的棺材店里当学徒;他无法忍受这里的不公和虐待,于是历经艰难逃往伦敦,不料落入了贼巢。一次偶然的机他被一位老绅士(最后得知他正是奥立弗父亲年轻时的好友)救出,却又一次被绑架回贼巢之中。经一番周折,最后在一些好心人和老绅士的帮助下重新得救并夺回遗产;老绅士收奥立弗为养子并为他施以知识的恩泽。小说便是以伦敦为背景,以一个孤儿的辛酸经历,它更写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中所有的下层人民,同时也写了上层机构的腐朽和荒唐。

狄更斯一生著作颇丰,共有近二十部中长篇。他善于以白描的手法塑造人物,像是要用柔韧的钢丝把人物勾划出来,为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幽默与讽刺既令人莞尔,亦能叫人捧腹,还能叫人“含着泪水微笑”,并让人们在“笑”的深处寻到一种哲理的思索、淡淡的无奈和彻心的伤感;从而叫人顿觉周身舒爽,秽气俱散,心灵随之得到充实和净化。他的夸张妙趣横生,更增幽默与讽刺。他的夸张叫人“惊骇”,然而真实,并以小见大,就如相似的几何物形,唯其比例有大小,然而其特性一经放大而倍加清晰、深刻。狄更斯的语言又是质朴的、生动的,因而是大众的,其表现力却又是惊人的。在《雾都孤儿》中,这些语言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创作初期的一部作品，作者当时正处蓬勃的青年时代，因而作品充满生气和乐观的情绪，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类仍抱有一种无法泯灭的希望。这充分体现在作品中自然流露的人性的思索。乍一看去，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并未刻意去探究人性的善意，相反，我们可见许多的无情和冷酷；然而，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一种对人性的思索却如奔溅的水花，一点点散落并濡湿了人的眼睛。作品中那些仁慈善良的人们的所言所行自不必说，甚而至于那些偷盗为生、寄居巢穴的人们，哪怕就是费根和赛克斯这种罪孽之身，他们心灵麻木、堕落、冷酷，他们人性中那一点对光明的追求却在最严酷的现实表现出来。费根在死囚室中待死与奥立弗的最后一面时，作者似乎用了象征的笔触，让一个纯真的少年如天使一般“导引”了那个罪孽深重然而又可悲可怜的老朽罪犯。赛克斯杀了南茜出逃途中夜晚遇到那场冲天烈火（这也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赛克斯看到：“那简直是一种新的生活”，他在无所不在的恐惧和惶惑的折磨下去忙着扑火，要“逃避记忆，逃避自己”，他“比原先强烈十倍地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作者对这两个人的这些安排可谓耐人思索。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狄更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并不是毫无“浪漫”可言的，他的这种浪漫手笔不但存在于作品深处有待于读者去体味，而且，他的这种手笔还能震撼人心。

第一章 凄凄落生地

有那么一个市镇，在它的一些公共建筑物中也有一个历来普遍设置在大小城镇的机构——救贫院。那个市镇的名字，因诸多缘由，我还是不提为妙，而且丝毫不想为之杜撰。就在这个市镇的救贫院里，我们的主人公来到这世上，其确切日期我就不必赘述，因为目前这于读者还无甚要紧。

在教区医生把那个婴儿接到这个充满悲哀和苦难的世界之后相当长的日子里，这个孩子是否能存活并是否能有个名字都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本传记很可能根本就不会问世，即便问世也只会寥寥几页；这样的话，它将具备一个无与伦比的优点，成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文献所记载的传记中最忠实的典范。

虽然我并不认为在救贫院出生是一个人最幸运最令人称羨的机遇，但我确实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奥立弗真是遇上千载难逢的良机了。当时，奥立弗无论怎样都不能正常呼吸；呼吸虽然本是件麻烦事，可依常规来说，却是我们自然生存的必要条件。有好一会儿，他躺在一块小褥垫上喘个不停，在阳世和阴司之间徘徊，而重心决然倾向阴司一边，倘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奥立弗周围有小心翼翼的奶奶、姥姥，心急如火的姑姑、阿姨，经验丰富的保姆和学识深厚的大夫，不用怀疑，他肯定立刻就给整死了。可是，他身边除了个老贫妇，喝了些偶然得之的啤酒，迷迷糊糊；再就只有一个按合同干这差使的教区医生了，奥立弗的抗争已见分晓，结果是：经一番奋斗，他一口气缓过来，一个喷嚏后哭了出来。哭声之响自然可以想见，因为这男婴在足足超过三分十五秒的时间内不曾具备嗓门儿这一有用之物。这一声哭喊向救贫院的人们宣告：该教区又背上了一个包袱。

奥立弗刚刚证明了他的肺部功能正常自如，胡乱扔在铁床上的一条纳满补丁的铺盖微微地有了动静。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仰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来：

“让我看看孩子……再死。”

医生一直面朝壁炉坐着，把手掌烤一会儿又搓一阵儿，听那女子在

说话，便起身向床前走来，态度格外和善他说：

“哎，你不要就说到死嘛。”

“上帝保佑，她不能现在就死，不！”那充当护士的老贫妇插嘴道，一边急忙把一个绿色的玻璃瓶子塞进兜里去，她刚才一直在角落里心满意足地品尝那瓶中之物。“上帝保佑，她可不能现在就死。先生，等她活到我这把年纪，生上十三个孩子，一个个地死掉，两个剩下的也跟我一起呆在救贫院里，她就晓得犯不上这么着了，上帝保佑！想想做娘的滋味吧。瞧，多可爱的小乖乖，想想吧！”

显然，这番用做母亲的前景来安慰产妇的话并没产生预期的效果。产妇只是摇摇头，向婴儿伸出双手。

医生把婴儿放到她怀里。她用那冰凉苍白的唇热烈地亲吻着婴儿的前额，又用双手抹了一把脸，向四周狂乱地顾盼着；她打了一个寒颤，朝后一仰——死了。他们给她揉胸搓手，按太阳穴窝，可血液已经不再流动。他们说了几句为死者祈求希望和安宁的话。可在这之前，她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安慰的时间已然太久了。

“完了，辛格米太太！”医生最后说道。

“啊，好可怜哪，是完了！”护士说着，把绿瓶子的软木塞捡了起来，那是她俯身去抱婴儿时掉在枕头上的。“可怜见儿的！”

“护士，要是孩子哭闹，你尽管叫人去找我，”大夫一边说，一边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这小家伙很可能会调皮的。闹得厉害就给他喂点儿粥。”他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时在床边停留了片刻，又说：“这姑娘模样倒也不错；是哪儿来的？”

“昨晚儿教区济贫专员吩咐把她送到这儿来的，”妇人答道，“大家看见她倒在街上，可能走了很多路，鞋底子都磨烂了。可她打哪儿来，上哪儿去，没人晓得呀。”

大夫向死者探下身去，拿起她的左手。

“又是那么回事儿，”他摇摇头说，“没有结婚戒指。唉！晚安！”

好心的大夫吃饭去了。护士又就着绿瓶子喝了两口儿，然后在炉前一张矮椅子上坐下，开始给婴儿穿衣服。

一个人的服饰可真是法力无边啊！仅从小奥立弗·特威斯特一例便可见一斑。当他裹在一条一直是他惟一的蔽体之物的毯子里时，既可

能身为富贵之子，也可能是乞丐所生；旁人眼光再凶也难断他的身价和地位。而现在，一件旧的白布衫，因类似情况下用过多次而泛黄，现在已经套到他身上，立刻就给他打上了烙印，贴上了标签。从此，他就是一个由教区收容的孩子，救贫院的孤儿，卑微的饥而不死的苦工，注定要在世间倍受拳打脚踢的凌辱，遭受世人的冷眼而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惜。

奥立弗哭得悲天动地，他要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命运被握在教会执事和济贫专员手中而全凭他们的慈悲而沉浮，恐怕会哭得更响呢。

第二章 孤儿初长成

在那以后的八至十个月内，奥立弗受到一系列的背信弃义的欺诈行为的对待。他是人家用奶瓶喂大的。救贫院当局按规定把这个新生孤儿嗷嗷待哺和一无所有的情形向教区打了报告。教区当局不失尊严地询问救贫院当局有无一个眼下收容在院内的女人能给奥立弗·特威斯特予以所需的抚慰和营养。救贫院当局谦卑作答说没有。对此，教区当局慷慨仁慈，决定把奥立弗寄养出去，也就是说把他送到约三英里外的救贫院分部去，这里有二三十个触犯了救贫法的小犯人成天价在地上打滚儿，且无吃得过饱或穿得太暖的不便，由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给予“慈母般的关怀”；她自然是看在每个小孩每周七个半便士的份上才收下这批小犯人的。一个孩子每周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简直太充裕了；七个半便士可以买许多东西，还可撑坏小肚皮弄得不舒服。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精明老练，她知道什么对孩子有益，而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更清楚了。所以，她把每周伙食费的大部分拨在自己名下，留给成长中的这一代教区孤儿的份额大大低于规定标准，因而在本来已不能再低的深渊发现了更深的去处，这证明，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实验哲学家。

关于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人人皆知。他的伟大理论就是马儿无草亦活；他还出色地实践这一理论，把自己一匹马的口粮减到每日一根干草。毫无疑问，他本可以把它训成一匹不用吃草的烈性骏马，只可惜这马无福消受，在空气美餐之前二十四小时宣告倒毙了。就那位受托抚养奥立弗·特威斯特的女人的实验哲学来说，不妙的是她的理论在

实施时往往结果大同小异。刚好一个孩子被精心训练得能靠营养坏得不能再坏的最少量的食物存活时，偏偏十之八九的时候会发生不幸：孩子因饥寒之迫而病倒；或因照看不到而掉进火里；或者糊里糊涂地给闷个半死。不管怎样，可怜的小生命往往被召唤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在这人世间从未谋面的先人们团聚。

在翻动床架时不知上面还有一名教区收养的孤儿而把他颠了下来，或是在偶尔的一次集中洗刷中马马虎虎把孩子给烫死——这种情况倒是难得发生一次，因为集中洗刷纯属罕见之举。对这些事件，有时要审讯的，那真倒是有趣一些。逢这场合，陪审团会尽心竭力想出些麻烦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会群情激昂，联名抗议。只是这类不合时宜的举措很快就会在教区医生和干事的证据证词面前没了气力；教区医生照例解剖尸体，他发现小孩腹中空空（这倒是非常可能的）；教区干事的宣誓所供定然合乎教区当局的需要（其忠诚状油然可见）。再有，理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时，总要派干事提前一天去通风报信。每当他们驾临之时，孩子们个个干干净净，赏心悦目；人们还挑剔什么呢！

要指望这种寄养制度会养出茁壮的苗子来；那可是靠不住的。奥立弗·特威斯特满九岁那天，我们看到他苍白、瘦弱、又矮又细。然而天性或遗传在奥立弗的胸怀里植下一颗善良坚韧的心灵，这多亏寄养所里的营养奇缺，使他的心灵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也许，能活到这第九个生日还得归功于此呢。不管怎么说，今天真是他九岁生日。他在煤窖里过生日，客人是精心筛选的两位小绅士。因为他们穷凶极恶地叫饿，所以三人共享一顿好打之后被禁闭于此。这当儿，寄养所好心的曼太太吓了一大跳，想不到这会儿看见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正在拼劲儿地推菜园大门上的小门。

“仁慈的上帝！您来啦，班布尔先生？”曼太太从窗子里探出头去，装出一副喜出望外的模样招呼道。“（苏珊，把奥立弗和那两个死小子带上楼去，赶忙把他们洗干净。）——我的天儿！班布尔先生，真的，见到你真高兴呀！”

瞧，这班布尔先生是个胖子，脾气很是暴躁；对于曼太太如此亲热的问候他非但没有以礼答对，倒是使劲摇了一阵那扇小门后又猛踢一脚——这除了教区干事，还有谁的腿能踢出如此一脚！

“天哪，瞧瞧，”曼太太说着奔将出去——这时那三个孩子已被带开，“真糟糕！我怎么忘了大门从里面插着呢，还不是为了那些可爱的孩子！请进，先生，请进来呀，班布尔先生，请，先生。”

尽管这番客气的邀请还伴以教会执事也为之心软的屈膝礼，而这位教会干事却仍怒气汹汹。

“我说曼太太，你这难道是恭敬得体的行为吗？教区的公职人员为了与区里收养的孤儿有关的教区公务而至于此地，你竟把人关在菜园门外让他等候着。”班布尔先生抓紧手杖质问道，“曼太太，难道你，不是我说你的，你忘了自己身背教区的委任，而且是领薪金的？”

“班布尔先生，我那会儿的确只是在告诉几个可爱孩子，说呀，是你来了，嗯，他们都很喜欢你呢。”曼太太极其谦恭地回答。

班布尔先生素来以为自己极具演说天分，且身价品位极高。现在口才已经显示，身价亦已确立，所以他态度变得轻松了。

“好了，好了，曼太太。”他语调和缓了些，“也许真如你所说，也许如此。前面领路吧，曼太太，我是因公务至此，还有话跟你说呢。”曼太太把教区干事引入一间方砖铺地的小客厅，为他设座后又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到他面前的桌上。班布尔先生揩了一把走路后额上沁出的汗水，洋洋得意地向三角帽扫了一眼，面露笑容。是的，他的确露出了笑容。教区干事也只不过是人，班布尔先生也会面露笑容的。

“我说话儿，您可别见怪呀，”曼太太温柔他说道，声音甜得迷人，“因为您走了好一段路，否则我也就不提了。班布尔先生，您要不要喝点儿什么？”

“不要，一滴也不喝。”班布尔先生说着很是威严但又很友善地摇摇右手。

“我看您还是喝点儿吧，”曼太太早已注意到他拒绝的口气和说话时的手势了。“只喝那么一小口，掺点儿凉水的，再加一块糖。”

班布尔先生干咳一声。

“好吗，就来那么一小口？”曼太太殷殷劝导。

“有什么可喝的？”教区干事问道。

“哦，就是我得经常备用的那东西，逢到那些有福气的小娃儿身体不舒服，我就加一点儿在达菲糖浆里给他们喝，班布尔先生，”曼太太一

边回答，一边打开墙角的食橱取下一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是杜松子酒。不骗您，班布尔先生，这是杜松子酒。”

“你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啊，曼太太？”班布尔先生询问道，饶有兴致地看着曼太太调酒。

“啊，愿上帝保佑他们，虽然价钱好贵，我还是给他们喝的，”保育妇回答道，“你要知道，我不忍心眼看他们吃苦啊，先生。”

“是啊，你的确是这样的，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曼太太。”（这时她把杯子放到桌上）班布尔先生称许道。“我一有机会就要向理事会提及这一事宜。曼太太。”（他把杯子移到面前。）“你如慈母一般，曼太太。”（他把掺水的杜松子酒搅了搅。）“我非常愉快地为你的健康干杯，曼太太。”说着他一口就喝下了半杯。

“现在谈正经事，”干事掏出一只皮夹，“那个好不容易才算有个名字的小孩奥立弗·特威斯特今天满九岁了。”

“上帝保佑他！”曼太太插了一句，左眼被她用围裙角揉得通红。

“尽管出了十镑赏金，后来提高到二十镑；尽管教区当局作了最大的，而且可称为雄以想像的努力，”班布尔先生说道，“可我们始终未能查明他的父亲是谁，也没查清他母亲的住址、姓名和身份。”

曼太太惊讶中扬起双手，寻思片刻后问道：“那他怎么又有个名字的呢？”

教区干事满心自豪地挺直了身子说：“是我发明的办法。”

“你，班布尔先生？”

“是的，曼太太。我们按字母顺次给收养的孩子命名。上一个轮到S，我叫他斯瓦玻尔(Swubble)；这一个轮到T，我叫他特威斯特(Twist)，下一个将是昂温(Unwin)，再下一个叫维尔金斯(Vilkins)。我想好了从A到之二十六个字母开头的姓氏。等轮到最后一个时，就再从头轮起。”

“哎呀，先生，您可真有学识啊！”曼太太说。

“啊，嗯，”教区干事听了恭维之辞显然得意，“也许如此。也许吧，曼太太。”他喝完那杯掺水杜松子酒，接着说道，“奥立弗如今长大了，再留此处不合适，理事会决定把他领回救贫院去。我亲自出马来带他回那里。让他立刻来见我。”

“我就去带他来，”曼太太说着离开客厅去办这事儿。奥立弗这时早

已被擦去了蒙在脸上和手上的一层污垢（洗一次就只能先擦下这么多），随即跟着他善心的女保护人来到小客厅。

“奥立弗，给这位先生鞠躬。”曼太太说。

奥立弗向着椅子上的干事和桌上的三角帽鞠了一躬。

“你愿意跟我走吗，奥立弗。”班布尔先生威严地问道。奥立弗正想说他十分愿意跟任何人离开此处，可抬头见曼太太站在干事的椅子背后，一脸凶神恶煞冲他扬着拳头。他立即领会了这一暗示——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太多了，不能不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她跟我一起走吗？”可怜的奥立弗问。

“不，她走不了，”班布尔先生说。“不过她有时会去看你的。”

这对那孩子来说算不了什么安慰。然而他年纪虽小，脑子却够用，他装出一副非常不忍离开的样子来。要挤出几滴眼泪在他根本不算什么。如果要哭，饥饿和先前那会儿遭到的虐待就是最好的帮手，所以奥立弗确实哭得自然。曼太太无数次地拥他入怀，并且给了他一片黄油面包（这才是奥立弗真正需要的呢），免得他到达救贫院时饿相过于难看，奥立弗手里拿着那片面包，头戴教区施舍的棕色布帽，跟着班布尔先生离开了可恶的寄养所；他在那儿度过了阴暗惨淡的幼年，从来没有一句亲切的话语或是一道友善的眼光为之增添一些儿的光亮。然而，当那所房子的大门在身后关上时，他却忍不住一阵孩童的悲哭。

尽管他那些如今已然分开了的患难伙伴有些可恶，可他们毕竟是他仅有的朋友。一种堕入茫茫人世的孤独感有生以来第一次渗入孩子心灵的深处。

班布尔先生大踏步走着；小小的奥立弗抓着干事金线饰边的衣袖翻口在旁边一溜小跑地紧跟着。每走四分之一英里就要问是不是“快到了？”对此班布尔先生回答地干脆、生硬，像要咬人似的。因为掺水杜松子酒在常人胸中唤起的暂时性的平和心境，此刻已然蒸发完毕，他又是从前那位教区干事了。

奥立弗跨过救贫院还不到一刻钟，刚咽完第二片面包，把他交给一老妇暂时照看的班布尔先生回来告诉他，说今晚正在开教区理事会，理事们要他马上去那里。

“理事”究竟为何物，为什么是活的？奥立弗对此没有十分明确的概

念,听了这番话直发愣,拿不定主意是该哭还是该笑。不过,哪有时间让他想这个问题呀,班布尔先生的手杖已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好让他清醒清醒,另一下敲在背脊骨上好让他打起精神。然后命他跟在后头,将他带进一间墙壁粉刷过的大屋子,里面有大约十位肥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旁。首席的一张扶手椅比其他座位高出一些,上面坐着一位脸盘儿又圆又红、肥胖得出奇的先生。

“向理事会鞠躬,”班布尔说。奥立弗揩去噙在眼眶里的几滴眼泪,看见没有木板, (“理事会”与“木板”是一个单词)只有一张桌子,便向它鞠了一躬;幸亏这儿还有张桌子。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坐在高椅里的绅士问。

看到这么多绅士,奥立弗吓得直哆嗦;教区干事从后面又敲了他一下,这下把他整哭了。他又是怕,又是疼,便犹犹豫豫地低声回答着;这时一位穿白色马甲的绅士说他是傻子。这位绅士最喜欢的提神取乐的方式莫过于此了,他感到轻松又自在。

“孩子,”高椅中的绅士说,“你听着我说话。你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吧?”

“那是什么意思呀,先生?”可怜的奥立弗问道。

“这小孩准保是个傻瓜。我早料定如此。”穿白色马甲的绅士说。

“别插嘴!”先开口的绅士说道。“你没有父亲或母亲,你是由教区养大的,知道不知道?”

“晓的,先生。”奥立弗伤心地呜咽着。

“你哭什么?”穿白马甲的绅士问道。这真是怪。这孩子会有什么可哭的呢?

“我想你每晚该是都做祷告的吧,”另一位绅士狠狠他说道,“为那些养活你、照顾你的人祈祷——一个基督徒就该这样。”

“是的,先生,”孩子结结巴巴地回答。最后说话的那位绅士无意中讲了个正确的道理。如果奥立弗为养活他、照顾他的人祈祷,就真的像个基督徒了,而且是像个出类拔萃的基督徒。可是他不曾这样做,因为根本没有人教过他。

“好啦!现在你到这里来要受教育,学上一门有用的生计。”坐高椅的红脸绅士说。

“所以明天早晨六时，你就要开始扯麻絮。”穿白背心的绅士板着脸面孔补了一句。

为了感激他们通过扯麻絮这一简单的工序把受教育和传手艺两项善举合而为一，奥立弗在干事的指导下又深鞠一躬，然后被匆匆带到一间很大的收容室；在一张硬梆梆的床上，他抽泣着睡着了。于宽厚仁慈的英国法律来说，这是多么精采的写照啊！它居然容忍贫民睡觉！

可怜的奥立弗；他躺在那里睡着，对周围的一切毫无知觉。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天，教区理事会作出了一项对他将来的命运影响巨大的决定。但他们确实已经决定了。情况是这样的——

该理事会的成员是些深刻、睿智的贤哲；他们一开始关注起救贫院时，就马上发现了寻常人永不知晓的情形——贫民喜欢救贫院；它简直就是贫苦阶层的人们固定的公共娱乐场所；既是分文不取的酒店，终年免费供应早餐、午餐、茶点和晚餐；还是砖块和灰泥砌成的乐园，这里只需玩乐，不用做活儿。“啊呀！”看上去深明事体的理事们叹道，“我们得来纠正这些陋习，必须立即对此加以制止。”于是他们立下规矩，让所有的贫民自行选择（他们不强制任何人，决不强制）；或是在救贫院里慢慢饿死，或是在救贫院外很快饿死。有鉴于此，他们与自来水厂签订无限制供水合同，又与谷物商订立定期供给少量燕麦片的合同，规定每日三餐稀粥，每周两次各发洋葱一个，礼拜天增发面包卷半个。还有许多涉及妇女的制度，各条款均明智而人道，此处无须逐一赘述，因为民法博士会馆收费太贵，他们便大发慈悲，许可已婚贫民离异；过去他们强制男人养家糊口，现在却让他摆脱家室之累而成为光棍一条！单凭这最后两条，如果不需进救贫院的话，社会各界不知会有多少人士前来求济。然而理事会的人都是老谋深算的高人，他们早已考虑好对付这种事态发生的办法。你若要求得解脱，就得进救贫院，就得喝稀粥；这就把人们吓坏了。

奥立弗·特威斯特被领回后的最初半年里，以上制度正是盛行时期。起初时，开支相当大，因为殡葬费用贵了，而且全体贫民的衣服也得改小——虽说刚喝一两星期的稀粥，衣服在他们枯瘦如柴的身上已飘荡地呼啦啦直响。不过救贫院的贫民人数就如他们的身体日益枯瘦一样，日益减少了；理事会自然喜出望外。

男童吃饭的地方是座石墙大厅，尽头置一大锅；开饭时，一位系围裙的大师傅由一两个女的打帮手，用长把儿勺子从锅里舀出稀粥来。这种佳肴，每个男孩可得一小碗，没有更多的了——除非逢到盛大节日，那样才会得到二又四分之一英两的面包。粥碗从来不需洗刷，孩子们用汤匙把它刮得亮闪闪的，刮完之后（这事从来不占很多时间，因为汤匙同碗的大小差不多），他们就坐在那里，巴巴儿的望着粥锅，恨不得把砌锅灶的砖头也吞下去；同时非常卖力地吮自己的手指，巴望发现偶然溅在上面的粥嘎巴儿。男孩子们一般说来胃口都极佳，奥立弗·特威斯特和他的伙伴们饱受了三个月来慢性饥饿的折磨，最后实在被饿疯了。有一个孩子个头高出了年龄，也还没过惯这种日子（他父亲先前开过一家小饭馆），他阴郁地向同伴们暗示，除非每天再多给他一碗粥，否则难说哪天夜里他不会把睡在身边的一名幼弱孩童吃掉。他目露凶光，饿相惊人，大家于是深信不疑。孩子们经过商议，用抽签的办法决定由一个人当天晚餐后去向大师傅提出再添些粥。结果，奥立弗·特威斯特中签。

黄昏时分，孩子们纷纷落座。大师傅身穿厨师制服守在锅旁，充当助理的贫妇立于其后；粥都分下去了，短暂的食膳之前冗长的感恩祷告也已完毕。粥一扫而光，孩子们交头接耳，朝奥立弗挤眉弄眼，他的邻座居然用胳膊时碰了他一下，尽管他是个孩子，可已不堪饥饿之苦，于是挺而走险、义无反顾了。他从饭桌旁立起身来，拿着碗和汤匙一直走到大师傅跟前；他吃惊自己会如此胆大包天，居然敢说：“求求你，先生，我还要。”

大师傅虽是个胖子，也很健壮，可他顿时脸色煞白，惊得有些呆头呆脑了。他向这个翻天的家伙凝视半晌，终于撑住了锅灶才站稳身子。几位助手愕然不知所措，孩子们则由于恐惧都惊呆了；一个个谁也动弹不了。

“什么？”大师傅终于声音微弱地开了腔。

“求求你，先生；我还要。”奥立弗又说了一遍。

大师傅拿长柄勺对准奥立弗劈头就是一下，揪过他的胳膊，尖声高叫着，把教区干事呼将出来。

众理事正在隆重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不料班布尔先生慌慌张张闯进会议室，向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禀道：

“林金斯先生，请原谅，先生！奥立弗·特威斯特说还要！”

举座皆惊。每张脸无不骇然。

“还要？！”林金斯先生说道，“班布尔你定定神，毫不含糊地回答我的问题，他吃了按定量发给他的晚餐后还要添，是这样的吗？”

“是的，先生。”班布尔答道。

“那家伙将来会被送上绞刑架的，”穿白马甲的绅士说，“我就知道他将来会这样的。”

没有谁反驳这预言家般的绅士。接着，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奥立弗被即刻处以禁闭；次日清晨，一告示在大门外贴出：任何人只要愿意把奥立弗·特威斯特从教区救贫院领走便可得酬金五镑。换言之，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如需一名学徒从事任何手艺、买卖或任何行业都可来领走奥立弗·特威斯特，并得到五英镑的钱。

“我一生中事情从没像这样有把握，”穿白马甲的绅士次日早晨敲着门板看着告示说道：“我一生中从未像这样有把握过，我看那个小家伙啊，将来迟早是要上绞刑架的。”

关于白马甲绅士的预言是否灵验，笔者意欲将来揭晓。假若笔者现在就贸然透露奥立弗·特威斯特的命运是否真是如此多舛，那这个假事（假设还能引起点儿兴味）恐怕就要给毁了。

第三章 憾然失差使

自打犯下还要添粥这等渎神不敬的罪行后，奥立弗被英明仁慈的理事会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单独禁闭了一个星期，并受到严厉看管。如果他适当地尊崇穿白背心的绅士的预言，只要将他的手帕一头栓定墙上的钩子，另一头套住自个儿的脖子，便可立即为那先知确立永久的声誉。要是奥立弗果真这样做，乍看起来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要成就这一番壮举有一个障碍：手帕一类的物品决然为豪奢之物，理事会在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经签字盖印后庄严宣告的特别条令，自此手帕便与救贫院贫民的鼻子们今生永世断绝了来往。可奥立弗的年幼无知乃是更大的障碍。白日里他只是伤心痛哭，当凄惨的长夜来临，他张开一双小手，遮住眼睛挡开黑暗，蜷缩在墙角好试着睡去占他浑身不时地

发抖，惊醒过来，然后身子向墙壁贴得愈来愈紧，仿佛即使墙壁又冷又硬，也能抵御周围的黑暗与孤寂。

对这套“制度”深怀敌意的人们可不要以为，奥立弗在单独禁闭期间被剥夺了有益的身体锻炼、愉快的友好往来和宗教的慰藉。说到锻炼，当时天气既晴且冷，他被允许每日早晨到石墙围成的院子里在卿筒下举行净体仪式，有班布尔先生在场，为的是不让他着凉，手杖一下下在他全身激起热辣辣的感觉。要说交往嘛，他每隔一天就要被带到男童们吃饭的大厅里去当众领受鞭打，以傲效尤。而且也远谈不上他被剥夺了宗教的慰藉，每天晚祷时，他就被踢进大厅里去听男童们一起祷告以此慰藉他的灵魂。祈祷中还包括一段由理事会插入的特别内容，让这些孩子们请求上帝使他们品行端正、温顺知足，并保佑他们远离奥立弗·特威斯特的罪过和恶行。而祷词中竟明确宣布奥立弗·特威斯特是处在邪恶的特殊庇护之下，而且正是从魔鬼本人的工房里塑造出来的。

正当奥立弗万事如意尽享悠然之机，一天早上大街上来了一位烟囪清扫工甘菲尔德先生，他一路走一路搜肠刮肚地盘算如何支付房东日益逼紧的欠租。依甘菲尔德先生的财政状况，即使作最乐观的估算也凑不足所需的五镑，他正于此盘算中绝望无路，忽儿敲敲自己的脑袋，忽儿用那短棒又拍打一下他那头驴子。路过救贫院时，他瞥见了贴在大门上的告示。

“喔——喔！”甘菲尔德先生想喝住驴子。

驴子沉浸在冥想中，兴许是在寻思，等它把小车上两袋烟灰拉到目的地时主人会不会赐它一两根卷心菜吃，所以它没注意那一声吆喝，还是一个劲儿往前走。

甘菲尔德先生冲驴子破口大骂一声，尤其不满意它那双眼睛。他从后面赶上去对准驴头就是一下，这亏得是驴子脑袋，要换了别的非开花不可。接着，他抓住绳子死劲一勒把它掉过头来，算是客气地给驴子提个醒儿，叫它甭自作主张。然后他又一次猛击驴头，好叫这畜生在他回来之前保持一种迷糊状态；安排完毕，他走到大门跟前儿来看告示。

穿白马甲的绅士刚在理事会议室里发表了一通高见，这会儿他正背着手立在大门口，早已目击了甘菲尔德先生和驴子之间的小小争端，又见此人走过来看告示，不由露出了愉快的笑容；他一眼看出，甘菲尔